

世界文学经典

8

HAR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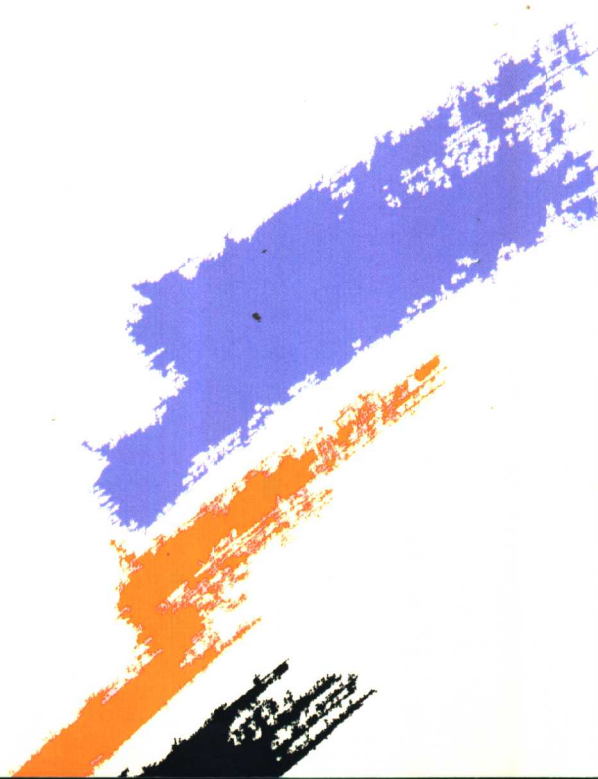
哈代

· 最新中译本 ·

爱情小说

[英] 托马斯·哈代 / 著 刘荣跃 蒋坚松 / 译

文艺出版社



HARDY 哈代

爱情小说

[英] 托马斯·哈代 / 著

刘荣跃 蒋坚松 /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爱情小说/(英)托马斯·哈代(Hardy, T.)著;
刘荣跃, 蒋坚松译.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1
ISBN 7-5039-2438-1

I. 哈… II. ①哈…②刘…③蒋… III. ①中篇小说-作
品集-英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286 号

哈代爱情小说

著 者 (英) 托马斯·哈代

译 者 刘荣跃 蒋坚松

责任编辑 冯京丽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438-1/I·1123

定 价 28.6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译本序)

刘荣跃

1

作为在文学翻译事业上打拼了近二十年并以此为乐的译者，在此又向读者奉献出笔者的第二十五部作品！不少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美好的梦想，我很早以前就确定了自己的梦想，希望架起一座座美丽的语言桥梁，为社会的文化交流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为这一艰巨而崇高的事业感到自豪，因为人类离不开翻译，社会离不开翻译。

译什么书，经验丰富的译者们都有自己的定位和选题。比如有的人专门翻译研究某位作家，有的人专门从事诗歌的译介，有的人又以散文翻译为主，等等。我觉得这样做都是对的，只要作品于社会有益，只要自己能从中获得“再创作”的乐趣。就我而论，我也经常在考虑自己的翻译定位和选题的问题，并得到过有关名家的指点。译者的翻译定位和选题取向，也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他的翻译风格，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译者的个性。我想到过主攻某一位大作家，比如萨克雷，比如哈代。然而我又是兴趣广泛的人，不愿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位作家的范围内。大家的作品固然不错，但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一个读者和译者喜爱。而不喜爱的作品是难以翻译得很好的，因为你首先就对它缺少了感情的

投入——文学作品以情动人，没有感情怎么行呢？于是我初步为自己确定了也许尚不成熟的翻译选题原则：“优秀作家，杰出作品，读者广泛，本人喜爱，空白为佳。”（这一原则，适当时我将另文专述）把它说成是我的某种翻译风格或翻译体系也是可以的。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想到了编译一本哈代的爱情小说。爱情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美丽的主题，其无数的故事是永远也写不完的。而哈代可以说是写作爱情故事的大师，创作出了不朽之作《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我翻译的后一本书已由许多出版社出版和再版。但我读到，除长篇小说外哈代还写了一些优秀的中短篇爱情故事，而我国专门以此种题材编译出的该作家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也许我孤陋寡闻）。因此我自然想到了把它们编译出来——如能填补一个小小的空白当然更好。目前名著重译现象普遍，而从事一种创新的劳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不可否认即使重译也能有自己的创新）。这便是该译本的产生。

2

作者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其长篇小说除上述两部外，另有《绿阴下》、《远离尘嚣》、《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等。此外他还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他的重要诗作有抒情诗集《西撒克斯诗集》和史诗剧《统治者》。哈代的这些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和农民阶级的毁灭，以及在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广大农民遭到的悲惨命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和嘲笑，揭示了它的虚伪本质。哈代善于观察人们的精神活动，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所描绘的景物细致精确，常能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一般而言，人类生活中的爱情应该是甜蜜的，但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说她是酸、甜、苦、辣的也许比较恰当。而哈代创作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不幸的，这一方面因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所致，另一方面也无疑受到他的世界观的影响。我们常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真的如此吗？我以为这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其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双方的社会地位、父母亲友的思想观念等。

《艾丽西娅日记》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以日记体形式创作出的爱情故事。艾丽西娅的妹妹去法国时与一个青年相爱，可是后来艾丽西娅与男青年交往后竟发现彼此有共同的语言，进而产生了爱情，而这却使两人都感到痛苦为难。艾丽西娅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后来由于男青年对艾丽西娅的妹妹冷淡，致使妹妹在焦虑不安中身体每况愈下。为了安慰妹妹，为了名誉和体面（而非爱情），艾丽西娅让男青年和妹妹假结婚，结果却遭到妹妹的拒绝。后来妹妹与那个男青年真正结婚了，但男青年与艾丽西娅又都痛苦不堪，以致男青年竟“意外”地被淹死了！妹妹几年后又嫁给了曾经追求过艾丽西娅的海厄姆。有情人难成眷属，多么令人遗憾啊！这是一个女人的真情独白，其内心刻画真实细腻，令人回肠荡气。我们从中看到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才会幸福，但它同时又面临着道义、责任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再看看《待用的晚餐》。一对乡村青年男女朗和埃弗拉德从十六岁起便暗暗相爱了，现在他们都已长到十九岁。但他们却难以成为夫妻，因为女方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人们认为这桩婚姻门不当户不对。于是埃弗拉德希望自己的恋人出去见见世面，闯荡几年改善条件后再回来提婚事，到那时依照世俗也许两人更相配一些。没办法，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一走就是十五年。在他离开几年之后，埃弗拉德爱上了一个从伦敦来的青年贝尔斯唐，他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于是他们结了婚。但他们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埃弗拉德的丈夫后来竟消失了，不知生死，她过着孤独

的生活。埃弗拉德与初恋的情人分别十五年后又得以重见，这时他们都已近中年。他们决定举行迟来的婚礼，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埃弗拉德的丈夫在得知消息后竟让人捎信说他就要回来了，初恋情人因此一时难以成婚。然而，埃弗拉德的丈夫并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她等呀等，婚礼一拖再拖，竟然过了十七年也不见丈夫的影子。这时她已五十岁。最后她丈夫迟迟未归的谜终于被解开——原来十七年前他被意外地淹死在河中！这就是命运。这对恋人最终结合了吗？这个问题留给了读者去思考……哈代的作品中不乏象征手法，埃弗拉德的名存实亡的丈夫便象征着横挡在她与恋人当中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对于男女婚姻问题常常反映出它是受着“命运”主宰的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在这种命运的安排下，个人往往无能为力。青年男女产生爱情后能否成婚，常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

比如《晚到的骑兵》，塞利娜与骑兵克拉克坠入爱河，几乎快要结婚。但克拉克突然接到命令要上前线，她父亲反对他们匆忙结婚，说等他回来后再说。克拉克一去就是几年，后来塞利娜得知他已阵亡，绝望中与另一男人米勒订婚。然而就在他将与米勒结婚的时候克拉克却意外地回来了，原来阵亡将士名单上的名字有误，他并没有死。战争结束后他之所以迟迟未归，是因他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克拉克的出现使塞丽娜格外高兴，她告诉他他们已有了个蹒跚学步的小儿子，兴奋地与他跳舞狂欢。他们计划着美好的未来，打算结婚后移居到新西兰。但就在克拉克听说塞丽娜因误以为他已死即将与另一男人结婚后，他突然心力交瘁而死——他的身体本来不好，劳累过度，加之受到沉重打击。他死后塞丽娜一直以“克拉克夫人”自居，说虽然自己不是他合法的妻子，但在上帝眼里她已是他的妻子了。她坚持每两周去他坟上照料自己种植的花，一次却碰上了克拉克的另一个合法的妻子——战争结束后他因怕娶不到塞丽娜曾与另一女人结婚，可两

人感情不合婚姻很快破裂，所以他才赶来寻找自己所爱的人。而米勒由于追求不到塞利娜，最后也与并不爱的另一女子结婚，因他的老母亲身边需要一个伴儿。命运啊，有时真是很捉弄人的。塞利娜两次差点要与所爱的人结婚，都未能如愿，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爱情故事。

再如《一个富于想象的女人》。威廉·马奇米尔是个武器制造商，妻子埃拉是个家庭主妇，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埃拉觉得他们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丈夫经常外出把她留在家里，使她感到孤独。埃拉喜欢写诗，感情丰富。一次他们一家人去海滨度假，她发现先前住过他们那些房间的人正是她所崇拜爱慕的有名的青年诗人。埃拉因此有了感情寄托，千方百计假装以一个男性的诗歌作者与他联系、交流。她渴望着与他见面，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如愿。后来埃拉竟突然听说青年诗人自杀了，因为他生活得很痛苦。埃拉相信如果青年诗人知道她是女性，如果他们能够见面的话，如果他知道她爱他的话，他是不会走那一步的——又是命运在作怪！为了纪念她暗中爱慕的诗人，埃拉设法弄到他的一绺头发和一张照片。由于生活苦闷，埃拉在生下第四个孩子后也去世了。几年后埃拉的丈夫在娶第二个妻子前，偶然发现了那绺头发和那张照片，并把它们拿来与第四个孩子的特征进行比较，感到已故的妻子生前背叛了他。事实如此吗？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

在《一段纯粹的插曲》、《女奶工的浪漫奇遇》、《美丽的独身》、《西行路上》、《儿子的否决》及《德国军团那个忧郁的轻骑兵》等篇目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命运的安排”这样的思想，同样可以看到“假如不怎样又会怎样”的情况。是啊，人生中总是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所以人们对于婚姻常常提到“缘分”，“有情无缘”这些话，就是这个道理。但虽然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这话。我始终认为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对于命运不同的

看法也体现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从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婚姻家庭情况就证明了这点。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事业上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这是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并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我的爱情婚姻是美满幸福的，这是因为我们在面临方方面面的一切问题时是把爱情放在了首位。我也看到当今的不少青年们还是能找到自己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已大为开明进步，而不像哈代所处的时代那么传统守旧——哈代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正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才使人们看到了当时的各种弊端，从而引起人们对于社会应如何改良的思考。

我把本书看作是一顿爱情故事的大餐，一面爱情与婚姻的镜子，它充满了令人回肠荡气、久久难忘的男女情怀。当阅读、翻译时，我不禁默默祝愿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后，真诚欢迎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2003年10月于四川简阳



托马斯·哈代

哈代 (1840—1928)，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作家，他一生共发表十四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八卷诗及两部诗剧。他的作品擅长人物复杂心理的描摹，尤其以强烈的悲剧精神和命运感而著称。

译者简介

刘荣跃 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文学翻译工作委员会五人成员之一。青年翻译家。自1985年以来，已翻译、主编出版作品三十多部（套）。主要译著有：《无名的裘德》、《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外国优秀童话精选》（四本，主编）、《小阿尔杰青少年作品集》（六本，主编）等。即将出版的译著、编译有《见闻札记精选》、《钻石宝地》等。

蒋坚松 1942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前院长。博士生导师，导师组组长。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从事英国文学、文学翻译、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出版专著、译著、大型双语工具书九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审大中学校教材，教参十余种。现为全国英语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译协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译协会长，湖南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



目 录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译本序)·····	1
一个富于想象的女人·····	1
艾丽西娅日记·····	26
待用的晚餐·····	62
干瘪的手臂·····	112
女奶工的浪漫奇遇·····	139
晚到的骑兵·····	230
一段纯粹的插曲·····	250
为了取悦自己的妻子·····	282
儿子的否决·····	300
美丽的独身·····	316
可怜的多萝茜·····	349
西行路上·····	365
体面的劳拉·····	391
德国军团那个忧郁的轻骑兵·····	414
拉苏格兰舞曲的小提琴手·····	433
大家闺秀巴巴拉的遭遇·····	452

一个富于想象的女人

威廉·马奇米尔到威塞克斯一个著名的海滨胜地了解出租房的情况后，回到旅店找他妻子。她已带着孩子们去海边散步，马奇米尔朝着那个军人模样的门厅搬运工指的方向走去。

“哎呀，你们走得太远了！弄得我气都喘不过来。”马奇米尔赶上妻子时很不耐烦地说，她正边走边看着书，三个孩子和保姆在前面相当远的地方。

马奇米尔夫人正看得出神，这时突然惊醒过来。“是的，”她说，“你去得太久了。我在那个无聊的旅店待得厌烦。不过如果你需要我的话，真对不起，嗯？”

“唉，我是遇到了麻烦。你事先听说房间如何通风舒适，但看见时却发现它们让人又气闷又难受。如果我选定了住处，你愿意去看看是否行吗？恐怕一般的房间很少了，而简陋的茅屋我也找不到好一点的。这个城镇人塞得满满的。”

夫妇俩留下孩子和保姆继续漫步，一起回去了。

他们两个的年龄悬殊不大，相貌也很般配，家庭条件差不多，但就是性情不合，虽然他们并不经常发生冲突——如果说他反应并不迟钝，但也是显得温和沉静的，而她则断然是个易于激

动、富于想象的人。他们的爱好和兴趣，无论最不重要的或是最重要的，都毫无共同之处。马奇米尔认为老婆的兴趣有点无聊，她则认为他的兴趣卑鄙庸俗。丈夫是北边一个兴旺城市的枪炮制造商，他一心想的就是那门生意；而最能表现妻子特点的，就是“缪斯^①崇拜者”这句高雅的过时话。性情敏感、易于激动的埃拉，一想到丈夫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来毁灭生命的，就满怀慈悲，对他从事的生意毫不关心。她让自己相信，至少他的一些武器迟早会用来消灭可恨的歹徒和动物——它们几乎也像人类一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弱者——惟有这时她才会恢复平静。

她以前从未把他的这种职业视为拒绝嫁给他的理由。的确，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新生——这是所有好母亲都要传授的主要美德——使她根本就没想要考虑那种职业，直到她接受了马奇米尔，度过蜜月，并陷入目前这种处境。然后，她像在黑暗中被某个东西绊倒的人一样，不知那东西是什么，于是想绕着它走过去，对它进行估计，很想明白它是罕见的还是普通的，含有金、银还是铅，是木底鞋还是基架；在她看来要么是任何东西，要么任何东西都不是。

她得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结论，从此她的心便活跃起来——她同情愚钝和缺乏高雅的丈夫，也同情自己，在不断的想象中，在白日做梦、夜晚叹息中，发泄着自己敏锐而飘渺的情感。假如马奇米尔知道了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太觉得心烦的。

她身材小巧秀丽，体格纤弱，行动轻快，蹦蹦跳跳；眼睛黑黑的，每个瞳孔异常晶莹透明，它们表现出像埃拉这类人的心灵特性，常常使得她的男性朋友们悲叹，有时最终也使她自己悲叹。她丈夫是个身高脸长的男人，长着褐色的胡子，眼睛中有一种思考的目光；必须补充的是，这种目光对于她通常都是和蔼宽容的；他说话语言果断，世上离不开武器是最最让他满意的事。

① 缪斯：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女神。

夫妇俩一直走到他们要找的那座房子旁。它位于一块面临大海的岸上，前面是一个种有常绿植物可以挡风的小花园，石阶往上延至门廊。它在那排房中有其门牌号，但由于远比别的房子大，它又被女房东始终与众不同地称为“科堡包^①房”，虽然其余的人都把它叫做“新帕雷德十三^②”。这地点现在显得既明亮又有生气，不过到了冬天就必须用沙袋把门挡住，将锁眼塞上东西以堵住风雨——它们已把涂料吹打得稀稀疏疏，连底漆和节疤涂饰都露出来了。

房主一直注意等着这个先生回来，她在过道上遇见他们，带他们去看房间。她说她丈夫是个自由职业者，因他突然去世使她陷入贫困之中。她热切地介绍着这个房子如何方便。

马奇米尔夫人说她喜欢这个地点和这座房子，只是它太小，没有足够的住处，除非她能租到所有的房间。

女房东考虑着，现出失望的神情。她说自己很希望他们成为她的租户，显然很真诚。但不幸有两间屋被一个单身绅士长期占用。不错，他并没有交季度房租，但整年都租用着，而且是个非常和蔼有趣的青年，从不添麻烦，所以她不想为了一个月的房间出租就把他赶走，即使他们出高价。“不过也许，”她又说，“他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

他们不愿听取这个建议，回到旅店，打算继续向代理商了解。可他们刚一坐下那个女房东就来了，她说那位绅士很乐意帮忙，宁愿放弃三四周他租的房间也不愿把新租户赶走。

“他真好，不过我们不愿意那样麻烦他。”马奇米尔夫妇说。

“哦，不会麻烦他的，我保证！”女房东有力地说，“瞧，他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非常富于幻想，喜欢独居，非常忧郁——他更喜欢等西南风吹打着房门，海水冲击着‘帕雷德’时

① 科堡包：一种盘烤开花圆面包，为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而命名。

② 英语中有“十三迷信”的说法，视十三为不祥。

来这儿，那时不像现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事实上他很快就要暂时离开，去对面岛上一间小茅屋住，换换环境。”所以她非常希望他们会去。

因此马奇米尔一家次日便租用了那座房子，感到很舒适。吃过午饭后马奇米尔先生漫步朝码头走去，马奇米尔夫人则把孩子们打发到外面的沙滩上去玩耍，自己更加彻底地安顿下来，在屋里看看这又看看那，检查着衣柜门上的镜子的反射效果。

在后面那间年轻单身汉住过的小起居室里，她发现存放的东西比其他房间的更具个人风格。破旧的书籍——都是些正本而非珍本——被奇异地堆放在角落处，好像先前的居住者并未想到这个季度任何新来的住户会在意去翻看它们。房东守候在门口，以便对马奇米尔夫人任何不满意处加以调整。

“我就住这个小房间，”马奇米尔夫人说，“因为这儿有书。顺便说一下，离开的那个人好像有很多书。我希望他不会介意让我看一些吧？”

“啊，不会的，夫人。不错，他是有很多书。你瞧，他自己就多少搞点文学。他是一个诗人——对，真的是个诗人——本身有点收入，足可以让他写写诗了，尽管还不够让他出名，即使他想那样。”

“一个诗人！唉，我可不知道这事。”

马奇米尔夫人打开其中的一本书，看见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天哪！”她继续说，“我相当熟悉他的名字——罗伯特·特雷威——我当然熟悉，还有他的作品！我们租用的是他住的屋子，是他被我们赶了出去吗？”

埃拉·马奇米尔夫人几分钟后独自坐下来，既有趣又吃惊地想着罗伯特·特雷威的事。她自己近来的经历可以对这种兴趣作出最好的解释。她是一个努力不止的文人的独女，最近一两年来喜欢上了写诗，想以此找到一种合意的方式抒发自己痛苦而困惑的情感——这种情感过去是那么明净闪耀，如今在实际的日常家

庭生活中，在为一个平庸的丈夫生育几个孩子的沉闷中，变得呆滞起来。她这些诗是用一个男性的笔名约翰·伊夫投出去的，发表在各种不知名的杂志上，但有两首发表在相当著名的杂志上。发表在著名杂志上的第二首诗抒发了她的情感，那是用小号字体印在一页下方的，而用大号字体印在该页上方的正是这位罗伯特·特雷威就同一主题写的几句诗。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因日报上报道的一件惨事而产生灵感，并同时用它创作出了诗；编辑在按语中指出这是一个巧合，由于两首诗都写得出色他决定一起发表。

那件事后埃拉，或者说“约翰·伊夫”，便十分注意凡是以罗伯特·特雷威的名字发表的诗歌，他像任何一个男人那样对性别问题并不敏感，从没想到把自己假冒成一个女人。的确，马奇米尔夫人自己假冒成一个男人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这样，如果人们发现那些感情出自于一个莽撞的商人的老婆，出自于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是个讲求实际的轻兵器制造商，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她产生了那种灵感。

特雷威的诗与最近那些广大的小诗人的诗形成对比，它们更倾向于热情洋溢而非灵巧机智，更绚烂华丽而非精致完美。他既非象征主义者又非颓废者，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这种特征运用到——一个着眼于人类最坏和最好的事情的男人而论。除诗的内容外，他很少为其形式和韵律所吸引，有时，当他的艺术形式跟不上自己的感情发展时，他会用押韵并不严格的伊丽莎白时代^①的风格写出十四行诗，凡是正直的评论家都指出他不应该那样做。

埃拉·马奇米尔怀着悲哀无望的嫉妒，常常仔细阅读着这位诗人对手的作品，它们总是比她那些无力的诗句强得多。她模仿

^① 伊丽莎白时代：指 1558～1603 年，主要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时也指二世。